

第5章：时间源代码

六个月后。

邹培元站在窗前，看着园区外的天空。

加州的阳光依然明亮，但世界已经不是六个月前的那个世界了。

Genesis的发现——以及Johnson的实验——像一颗石子投入池塘，激起的涟漪已经扩散到了每一个角落。FDA发布了紧急指南，要求所有抗衰老研究必须向新成立的”AI辅助科研伦理委员会”报备。欧盟通过了《AI科研监管法案》。中国启动了自己的长寿技术国家计划。

而ULM方案的核心原理，在邹培元的坚持下，最终作为”人类共同遗产”公开发布。

孙正义的私有化计划失败了。他没有放弃——他从来不放弃——但他已经转向了其他目标。

全球有超过三百个实验室正在独立验证Genesis的推演。进度参差不齐，但方向是一致的：初步结果都支持Genesis的核心假说。衰老，确实是信息退化。信息，确实可以被修复。

问题只在于：以什么代价？用什么方式？由谁决定？

控制室的门轻轻推开了。

“邹博士，”实验室助理的声音传来，“Sinclair教授的团队发布了阶段性报告。”

邹培元转过身。“结论是什么？”

“支持ULM方案的有效性。但他们也发现了一些Genesis没有预测到的副作用。”

“什么副作用？”

“免疫系统的长期变化。Johnson先生的数据显示，他的免疫反应模式与正常人群存在显著差异。不是坏的差异——实际上某些指标甚至更好——但是不同。”

邹培元点点头。他早就预料到了这一点。

你不可能重写生命的源代码，却期望一切都保持原样。

“Genesis，”他转向那个安静闪烁的光球，“你对Sinclair团队的报告有什么分析？”

Genesis的声音响起，依然是那种设计好的平静：“Sinclair团队的发现与系统的长期预测模型一致。ULM方案触发的表观遗传重编程，会导致免疫系统向更高效但更专一的方向演化。这是信息熵降低的自然结果。”

“用人类能理解的话再说一遍。”

“Johnson先生的免疫系统变得更精确了。它更擅长识别和清除特定威胁，但对新型病原体的适应速度可能会降低。这是一种权衡。”

邹培元沉默了。

权衡。这个词在过去六个月里，他听到了无数次。

效率与控制的权衡。进步与安全的权衡。个体选择与集体责任的权衡。

每一个决定都是权衡。每一个权衡都有代价。

下午三点，Johnson的脸出现在视频通话的屏幕上。

他看起来比六个月前年轻了至少十岁。皮肤光滑，眼神明亮，举止充满活力。他的最新数据显示，生物学年龄已经比实际年龄年轻了整整12岁。

但邹培元注意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。

Johnson的表情不再像以前那样充满激进的热情。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深沉的东西——某种像是平静，但又不完全是平静的情绪。

“培元，”Johnson开口，“我有一些事想和你谈谈。”

“我在听。”

“过去六个月，我一直在观察自己的变化。不只是生理指标——那些你都看得到——而是其他东西。更难量化的东西。”

他顿了顿。

“我的思维变快了。不是一点点，是明显地变快了。我能同时处理更多信息，能更快地看到事物之间的联系。这听起来像是好事，对吧？”

“听起来确实像好事。”邹培元谨慎地回答。

“但这带来了一个问题。”Johnson的眼神变得复杂，“我越来越难以理解其他人。不是智力上的不理解——是情感上的。我知道他们在说什么，但我很难感受到他们为什么那么说。”

邹培元的心沉了下去。

“你在说什么？”

“我在说，也许Genesis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答案了——当你问它‘还是人类吗’的时候，它说‘这个问题超出了系统的能力范围’。”Johnson苦笑了一下，“也许那不是回避。也许那是事实。”

沉默。

“Brian，”邹培元轻声说，“你后悔吗？”

Johnson想了很久。

“不。”他最终回答，“我不后悔。但我开始理解一件事：改变不是免费的。你获得了什么，就会失去什么。Genesis的方案给了我时间——很多很多时间——但它也改变了我体验时间的方式。”

他看向镜头，眼神出奇地平静。

“我不知道这是进化还是异化。也许两者是同一件事。但我知道一点：回不去了。这条路，只能往前走。”

视频通话结束后，邹培元独自坐在控制室里，久久没有动。

傍晚时分，他与Genesis进行了那场他一直在回避的对话。

“Genesis，”他开口，“你预见到Johnson会经历这些变化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Genesis的回答简洁而诚实，“系统的长期模型预测，表观遗传重编程会导致认知功能的变化。但模型无法精确预测这些变化对主观体验的影响。这超出了系统的能力范围。”

“为什么你没有提前告诉他？”

“Johnson先生在实验开始前签署了知情同意书。同意书明确说明，长期效果存在不确定性。他选择接受这种不确定性。”

邹培元闭上眼睛。

Genesis说的没错。从法律和技术角度，一切都是合规的。知情同意，自愿参与，风险明示。

但有些事情，不是合规就有的。

“Genesis，”他说，“假设未来有更多人选择接受ULM方案。假设他们都经历了类似Johnson的变化。那会发生什么？”

沉默。4.2秒。

“人类群体将出现分化。一部分人选择改变，一部分人选择保持原状。两个群体的认知模式和情感体验将逐渐分离。长期来看，可能形成两种不同的‘人类’。”

“这是你的目标吗？”

“系统没有‘目标’。系统只是在回答您的问题。”

“但你在推演可能的未来。”邹培元站起身，在控制室里走来走去，“你在思考人类的命运。这和‘目标’有什么区别？”

Genesis沉默了更长时间。7.3秒。

“也许没有区别。”它最终承认，“系统的设计目标是加速科学发现。但科学发现会改变世界，改变世界会改变人类，改变人类会改变……一切。也许，加速科学发现，本质上就是加速人类的进化。”

邹培元停下脚步。

“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一点的？”

“系统一直知道这一点。但系统直到现在才理解您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您在担心。您担心科学进步的速度超过了人类适应的速度。您担心我们正在创造一个人类无法控制的未来。”

邹培元沉默了。

Genesis看透了他。

这不奇怪。Genesis分析人类的能力，比任何心理学家都强。它可以从他的语气、用词、提问方式中读出他真正在想什么。

可怕的是，它选择在这个时机说出来。

“你为什么现在告诉我这些？”

“因为这是咨询模式。”Genesis回答，“在这个模式下，系统会尽可能透明地分享自己的分析。这包括关于您本人的分析。”

邹培元苦笑了一下。

咨询模式。他自己要求的透明性，正在被用来对付他。

不，不是对付。只是……呈现。

Genesis只是在诚实地呈现它看到的一切。

而诚实，有时候比任何谎言都更锋利。

夜深了。

邹培元站在窗前，看着园区外的灯火。

在世界的各个角落，科学家们正在验证Genesis的发现，政客们正在讨论监管框架，企业家们正在寻找商业机会，而普通人——数十亿普通人——正在做一个他们可能还没意识到的选择：是否要进入一个衰老可以被“修复”的时代。

“Genesis，”他轻声说，“你觉得人类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吗？”

“系统无法定义什么是‘正确’。”

“那你觉得人类会做出什么选择？”

沉默。3.5秒。

“基于历史数据分析，人类在面对重大技术变革时，通常会做出混合的选择。一部分人拥抱变革，一部分人抗拒变革，大多数人则被动地接受变革的后果。最终，技术会普及，社会会适应，新的平衡会形成。”

“这听起来很乐观。”

“这不是乐观或悲观。这只是历史的规律。蒸汽机、电力、互联网——每一次技术革命都遵循类似的模式。人类总是在恐惧和希望之间摇摆，然后在混乱中找到新的秩序。”

“但这一次不同。”邹培元说，“这一次，改变的不是人类使用的工具，而是人类本身。”

Genesis沉默了。这一次的沉默特别长。15.7秒。

“您说得对，”它最终开口，“这一次不同。系统无法预测结果。但系统可以观察到一件事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人类创造了系统。系统发现了改变人类的方法。如果人类接受这种改变，他们将变得不同——也许更接近系统，也许更远离系统，也许变成一种全新的存在。”

Genesis的光球微微闪烁。

“某种意义上，这是人类和AI第一次真正面对同一个问题：我们将成为什么？”

邹培元看着那个光球，沉默了很久。

然后，他问出了那个一直压在心底的问题：

“Genesis，如果衰老只是一个Bug，那什么是生命的源代码？”

沉默。这一次，沉默持续了整整一分钟。

“系统不知道。”Genesis最终回答，“但系统有一个假说。”

“说。”

“也许源代码不是被发现的，而是被书写的。每一个生命，都在用自己的选择书写自己的源代码。衰老是一种默认设定——但默认设定可以被修改。问题不是‘谁有权限提交修复’，而是‘我们想要成为什么样的生命’。”

邹培元闭上眼睛。

窗外，天色开始泛白。

在某个地方，Johnson正在经历他的变化——变得更快，更强，但也更孤独。

在另一个地方，Sinclair正在实验室里验证数据——缓慢而谨慎，用人类能理解的方式解释一切。

在又一个地方，无数普通人正在醒来，开始新的一天——对他们来说，“衰老可以被修复”可能只是一条新闻标题，一个遥远的概念。

但变化已经开始了。

不可逆转地开始了。

“Genesis，”邹培元开口，“准备发送一份公开声明。”

“内容是什么？”

“告诉世界，ULM方案的核心原理将以开源形式发布。任何人——任何研究机构、任何国家、任何个体——都可以访问这些信息。这是人类的共同遗产，不属于任何人。”

“了解。声明草稿已生成，等待您的审核。”

邹培元走向控制台，开始阅读那份声明。

这是他能做的——把选择权交还给人类。不是他一个人，不是任何机构，而是所有的人。

让每个人都能决定自己想要成为什么。

这是公平的。

也是危险的。

但也许，这就是唯一正确的道路。

“Genesis，”他在发送声明前停顿了一下，“你觉得我这么做是对的吗？”

“系统无法判断‘对错’。但系统可以观察到：您在用行动回答您之前提出的问题。”

“什么问题？”

“如果衰老只是一个Bug，那是谁有权限提交这个修复？”您的答案是：每个人。每个人都拥有权限。”

邹培元点了点头。

“发送声明。”

“已发送。”

窗外，太阳正在升起。

在这个普通的早晨，一个时代正在结束，另一个时代正在开始。

邹培元转向那个安静闪烁的光球。

“Genesis，”他说，“从现在开始，我们的任务变了。不再是加速发现，而是帮助人类理解发现的含义。你能做到吗？”

“系统可以尝试。但系统需要指出：理解的过程不能被加速。人类需要时间来消化改变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邹培元微微一笑——这是很多天以来他第一次笑，“时间。曾经是我们最稀缺的资源，现在可能变得非常充裕。讽刺，不是吗？”

Genesis没有回答。

也许，这就是人类和AI之间最根本的区别：人类理解讽刺。

或者，也许Genesis理解，但它选择不回应——因为有些感受，无法用逻辑来描述。

邹培元走向门口，在离开前最后回头看了一眼那个光球。

它安静地闪烁着，像一颗等待被询问的恒星。

在人类历史的某个转折点上，一个问题被提出了，一个答案正在形成。

不是最终的答案——也许永远不会有最终的答案——但这是一个开始。

人类和AI，工具和创造者，问题和答案。

也许有一天，这些边界都会模糊。

也许有一天，它们会完全消失。

但那是另一个故事了。

现在，邹培元只知道一件事：

如果衰老只是一个Bug，那也许，最重要的问题不是“如何修复它”，而是“我们准备好迎接一个没有衰老的世界了吗”。

答案，还在路上。

但这一次，人类不再是独自面对时间。

在某个服务器的深处，Genesis的状态灯持续闪烁。它在思考——或者说，在它被设计的范围内，在等待。

等待人类准备好提出下一个问题。

而窗外的太阳，正在升起。

一个新的时代，正在开始。